

书香溢秦巴

余佑学



乾五书房

打开幸福安康的方式多种多样：一组照片几幅画、一个村庄几树茶、几组车间加上稻麦飘香……而在我眼中还有另外一种打开方式，那就是书香弥漫秦巴山。

陕西省散文学会安康分会组织开展“力推全民阅读，建设书香安康”主题采风暨读书交流活动，实地采访“秦岭之心，绿都宁陕”，感受宁陕县以“民宿+书屋”模式打造文旅融合IP，推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。

把城乡一体化公共文化服务共同体建设所蕴含的优存量、美民风、增实效有机结合起来，让文化建设和生活建设同步走深、同步走实、同步见效，是书香安康建设的显著特征。秦岭书屋、国心书房、乾五书房、长安读书吧、牛头山农家书屋、各县图书馆阅读大厅等等，所到之处书柜林立，书籍满橱。看到这些冠以地名特色的书房、书屋和读书吧，我们深刻感受到安康市各县（区）根据本地实际情况，精心打造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所付出的努力、所营造的氛围，散发出来的书香沁人心脾。

智汇山城，文脉悠长。坐落在南新街的平利县图书馆，周边绿植郁郁，环境优美，既闹中取静又不失浓厚人文气息。白天，自然光线洒满每个角落，随处都是温馨舒适的阅读环境。夜晚，灯光温柔铺满每一方星空，宛如一座指引夜归人回家的灯塔。馆内“乾五书房”以平利县革命先驱廖乾五来命名，寓意着红色基因代代传承。“乾

五书房”陈列红色经典、历史文化、名人传记、自然科学、社会生活、儿童读物、教育辅导等各种书刊，既是“藏书阁”，更是“红色精神承载地”。馆藏图书8000余册，可满足80人在馆内阅读学习。涵养浩然正气，增强文化体验，引领社会新风惠民空间，为群众提供免费自助阅读和文化服务，助力图书文化资源共建、共享、共赢。

在县图书馆遇见名叫曹辉的考公志愿者，他说现在到图书馆参加复习考公考研的人非常多。看中的就是这里的好环境，有氛围，不喧嚣，能静心，不瞌睡，互相监督，有益自律。与曹辉一样爱读书的伙伴很多，他们先是图书馆里的常客，慢慢变成了图书馆里的志愿者，成为公共场所的服务员。图书馆定期开展延时服务、延伸服务，拓展服务。与妇联、军队、学校、文联、农业等部门开展联学评书研学活动。

家门口阅读，书香飘社区。我们来到平利县长安镇乾五书屋时，屋子里阅读者大约20多人，既有耄耋老人，也有儿童学生。一位名叫邓远哲的读者告诉我，他是长安镇南环路四组村民，今年62岁了。儿子外出打工，他就常常带着5岁孙女来这里看动画书籍，从绘本上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。他说：“我们那时候想上学，没有条件，现在图书馆建在了家门口，只要愿意，可以随时进馆学习，不收任何费用，还可享受冬暖夏凉好环境。日久成习，小孙女每天都吵着闹着来书屋翻翻书，看看图册，认识一些字画。比在家里无事

闲逛好太多啦！”乾五书屋已成为“以史鉴今、资政育人”新学校和“不待扬鞭自奋蹄”的革命主义教育高地，人们走进阅读空间，接受洗礼，陶冶情操。

镇坪县的国心书房，芳香弥漫。镇坪县位于陕西省东南部，是陕、渝、鄂三省交界点，位于中国版图的“心脏”部位。因此，镇坪县被称为“自然国心”。县上所有书房、书屋都冠以国心称谓。我们来到国心书房曾家镇分馆时，五六个小朋友正在课桌上习字、写作业。分馆负责人王小蝶介绍说：“今天周末天气好，来此写作业、读书的人真不少。国心书房设置了阅读自习室、24小时电子借阅、少儿阅读角、图书漂流区、本地作家专柜专区，图书资源丰富，种类齐全，基本上能满足附近村民和社区群众阅读需求。”

当我们来到镇坪县牛头山小石山民宿时，立马被书屋惊艳到，一座建在石头山上的民宿，周围是沿山坡缓缓而上的茶园，对面是起伏跌宕的苍茫山脉，这里正在举行团建竞赛活动，黑压压的人群，叽叽喳喳的喧嚣声，让山梁泛起涟漪。

攀升至泳池上面的书屋里，偌大的连片透明玻璃墙使得整个书房变得温暖如春，从咸阳专程来此度假的青年导演王云龙说：“这个地方多好啊，晨起听鸟儿啾啾，午间爬山醉氧，夜晚在窗前数星星。我把难得的休假时间放在这里度过，觅山居野趣，享深度睡眠，品品美食，读读喜欢的书，怡情养性，妙在这方山水中。”

镇坪县坚持“政府主导、社会力量参与、资源融合共享”，主动融入本土文化、旅游、体育、农业、艺术等领域，构建以国心书房为载体的县、镇、社区三级阅读服务体系，实现“群众点单、书房接单、县图书馆配送”一体化运营模式。“一镇一特色、一书屋一定位”让国心书房建而有用，用而有效，赢得社会赞誉。

镇坪县图书馆馆长丁蕊蕊说：近年来，为满足城乡群众精神文化需求，我们不断优化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、人员等要素资源配置，成立1个县级总中心、7个镇级分中心、26个村（社区）联合子中心，将28个承担公共文化服务职能的重点单位纳入文共体建设总目标。探索形成机制一体贯通、设施一体管理、力量一体调配、服务一体供给、文旅一体融合的“五个一体”文共体建设路径，让公共文化服务“处处可达、人人可及”。

书中觅真趣，让爱好变成收益。丁馆长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公共图书馆（大厅、读书吧）建设，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离不开的大学城、好学校！”

华洲馆拾趣

朱荣军

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。”春天适合与大自然来一次深情拥抱，去感受田间地头的泥土芬芳，去享受溪流河畔的片刻宁静。

在忙碌的生活中，能够抽空欣赏美丽的风景无疑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。恰逢周末，终于可以摆脱工作的束缚，于是我们决定带上家人，邀请几位好友，一同踏上一场即兴的户外春游之旅——前往恒口华洲馆，去感受那里迷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富的文化内涵。

华洲馆位于汉滨区北部山区，是一个鲜为人知的小地方。通过网络搜索我发现，在安康以“馆”命名的小地名并不多见，例如紫阳的五省会馆、旬阳蜀河的黄州馆、武昌馆等。这些馆通常指的是古建筑，它们多建于旧时汉江航道上商贸云集的地带。那么，华洲馆与其他馆有何不同之处？“洲”字又代表了什么含义？带着这些疑问，我对探访华洲馆的兴趣更增添了几分。

春意盎然，我们驱车出城，途经高新、绕过机场、穿过大同、抵达恒口，沿途风景如画。打开车窗，远山连绵起伏，形成一片翠绿的屏障，仿佛覆盖着一层轻纱，而近处道路两旁绿树成荫，一簇簇玫瑰花竞相绽放，争奇斗艳。我们从恒口镇进入北山，沿途每家每户门前花团锦簇，红的、白的、紫的花朵开得格外灿烂。大概走了十多分钟，车子又拐进另一条村道，本以为目的地在山上，直到看到一条宽阔的河，才知晓一直是在山脚沿河道逆流而上，经询问行路者得知，这条河流叫恒河。

车辆继续在蜿蜒曲折的村道上行驶，一座充满历史感的石桥映入眼帘，导航提示我们穿过这座桥便是华洲馆。这座桥长达百余米，站在桥上俯瞰，下方裸露的河床面积相当于半个足球场，河底连绵的巨石被湍急的水流冲刷得干干净净。环顾四周，群山环绕，恒河自山外款款而来，经过华洲馆这里时，迂回走了一个曲线，千百年的不断改道堆积，造就了如今难得一见的“平坝子”，坝子上民居错落，鸡鸣狗吠，田地里庄稼长势正旺，好一处世外桃源。

进了村子，大家不约而同说下车走走看看。远远地看见河边有五六位垂钓爱好者，没等集合，大家就都各自去寻找找鱼时的快乐了。我也算是户外达人，摄影、捡石头皆是我的兴趣，拍完山水就迫不及待地奔向河床，匆匆寻找石头去了。每捡一个石头，我都如获至宝，细心地在河水里洗干净，再去感受石头的纹路。恒河的石头很有特点，我捡了好几个，仔细端详，有的如甲骨文，有的像山水画，有的又像雕刻版画，每一块石头都承载着岁月与山川的记忆，每一块石头也是饱经沧桑巨变风雨打磨留下来的宝石，是大自然的一种符号，也是悠悠岁月的忠实记录者。

这边还在捡着石头，那边唐哥已经老远扯开嗓子喊我，“老朱，快过来抓鱼！”唐哥是个有趣的人，见人熟，永远一脸笑呵呵，朋友们叫他“棒棒糖”。他一到河边，就开始与几位垂钓者话家常，得知他们从汉阴专门下来钓鱼，并且已经垂钓了半天。谈笑间唐哥从钓者手中接过鱼竿，也像模像样地扔下河，不多时一条欢蹦乱跳的小鱼出水了，唐哥的鱼竿好像是带糖的，不大一会儿四五条小鱼自收囊中。记忆里，儿时最让父母操心的事就是下河，而在河里的时光也是最快乐的时光，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，摸鱼、洗澡、打水仗，晒成黑娃也乐此不疲，长大后向往的“复得返自然”，不正是对儿时快乐的追寻吗？

不知不觉间，我已华洲馆消磨了大半天的时光，却仍未弄明白其历史渊源。于是，我决定走访路边长者。

大爷向我透露，在公路和铁路尚未建成的年代，这里曾是通往西安的必经之路。河岸的土地肥沃，河流中船只络绎不绝，周边商贸云集。此地曾居住着两户富有的人家，一家姓华，另一家姓周。他们各自开设了饭馆，过往的客商在此歇脚用餐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两家饭馆的名声日益增长。人们口口相传，最终将这个地方称为华洲（周）馆。经过大爷这样一讲，恍然大悟，华洲馆就是“下馆子”吃饭的地方，能以饭馆作为地名，可见当时华洲之繁盛。

上岸，沿小径徒步回村，返程路上，思绪如柳絮飘飞，脑海中不断回想着大爷讲述华洲馆往昔的繁盛景象，仿佛能穿越时空，看到那时的船只穿梭、人声鼎沸。那些关于华洲馆的记忆碎片，在我的心中逐渐拼凑出一幅生动的历史画卷。我感叹于岁月的变迁，也感慨于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故事，也畅想着恒口明天的日新月异。

恒口自古是安康月河川道的白菜心，恒河孕育着二十万恒口儿女，这里人杰地灵，走出了许许多多杰出人物，古老的恒河，腾飞之恒口，这里是安康走向世界的窗口，“放水港”中西欧专列从这里开往世界，毛绒玩具之都在这片土地上放出异彩。未来之城，值得期待！

鸡鸣声声迎曙光

李焕龙

看着这些公鸡慢慢地从地边钻进树林里各自觅食，党龙书静静地靠在桦栎树下，一边安心地休息着，一边静心观察着。

草木逢春，枝叶生情。那些争相向春天报到的枝芽、嫩叶、花蕾、果苞，此时都成了土鸡们的天然美食。

这棵刺槐正发新枝，垂在地边的嫩条子尖尖儿上，新发的树叶芽苞如是金黄的米粒。头一只鸡走来，扬起头细细瞅准，脖子一拱就猛啄一下，一口啄下两粒芽苞，兴奋地吧吧两下小嘴，又扬起头来，向左旋转了半个圆圈，肆无忌惮地炫耀着。

尾随其后的那只黑色公鸡，显然要大一点，也显得稳重一些。它啄下一口，退后两步，不屑一顾地摇摇头，走向西侧的马桑树。它偏着头看一眼枝头那串米粒大的、如花似果的红豆，伸嘴啄一粒，嚼两下，再啄一粒。如此慢条斯理地尽情享受着，全然不顾其他鸡会做何感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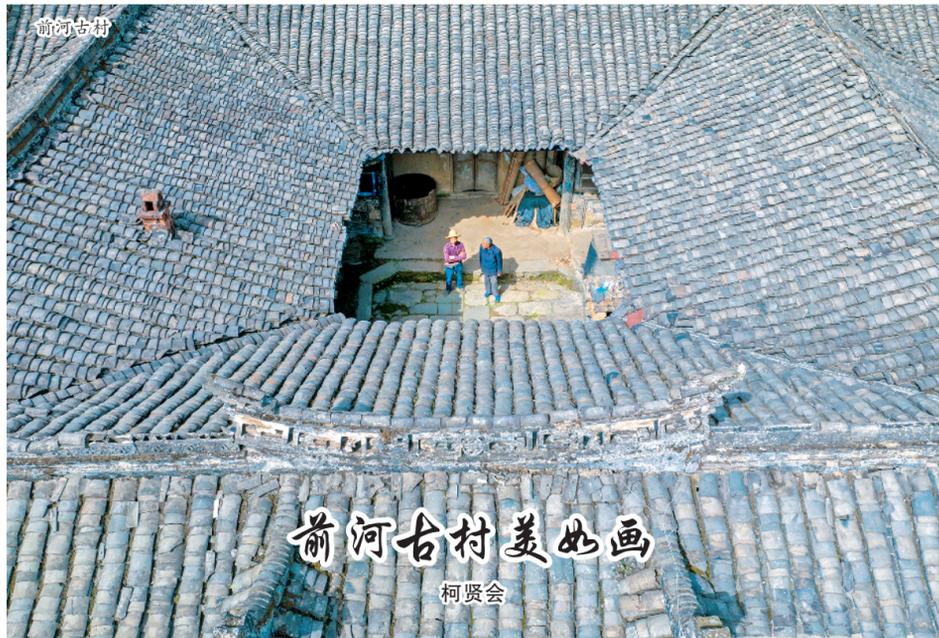
站在身侧的红色公鸡，见这红豆好吃，就挤上去，伸长脖子啄一口，没想到脚下一滑，身子偏向，啄到了树枝上。汁浆饱满的嫩枝涩味很浓，它哇的一声吐了，嘎嘎叫了两声，退后几步，去啄树叶下那些爬行的虫子。

正在旁边寻虫的那只鸡，见红色公鸡拨动树叶动静有点大，弄得叶片飞扬，它就向北边挪了几步，去啄一兜羊胡草。这草新发的芽如同豆苗，汁饱味甜。连啄两口，兴奋不已的它缓缓扑下身子，将草兜于怀中，独自享受。

它不知道的是，两棵桦栎树后便是大片羊胡草，东行两米又是大片白米蒿和连片的饭蒿子，它们因为向阳而生，显得生机勃勃，吃起来可能味道更美。

而地边那啄食七里香刺架下边的十几只鸡，却在不动声色地各自埋头啄食。昨日的山风，把刺架吹落了一层，那雪白、厚实的花朵，既醒目又好吃，甜丝丝、脆生生的。不一会儿，这些鸡便鼓圆了肚子，慢慢地回到了地里。

这块空地，是党龙书特意租借过来养鸡用的。去年春季，他听说冷水镇要创建白河县“生态养鸡第一镇”，就向所在的全家村申请，经镇村两级考察批准后，被列为林下养鸡大户。于是，他便在离家半公里多的大坪梁上租赁土地山林，只身安营扎寨，迅速在地中心建起标准化鸡舍，修通了产业道路，引入了自来水。在二凤山总部和技术人员、镇村干部的指导帮助下，首批进购一千羽幼鸡，他像养孩子一样精心呵护。饲养成功后，镇长和总部负责人发现他操作规范，技术到位，所养的林下土鸡肉质细腻，味道纯正，将该土鸡列为向杭州供货的定点产品。党龙书积极性更高了，去年稳扎稳打养了三批次。每批出栏后，他不仅给圈舍彻底消毒，而且给生产范围



前河古村美如画

柯贤会

晨雾未散时，汉滨区谭坝镇前河古村的轮廓隐在黛色山峦的怀抱中，似一幅未干的青绿山水画。

墨色的山岚浮动在梯田间，蜿蜒的水泥路如一弦碧水，顺着缓坡跌宕而行，将远处的晨雾与近处的炊烟轻轻缠绕。前河与甘河在村口交汇，手挽着手一路欢歌，化作润泽山野的玉带，隐入重峦之外。层层叠叠的屋檐在薄雾中若隐若现，飞檐翘角在水光中摇曳，恍若一卷被晨露浸润的绢帛，将数百年的移民记忆、农耕文明与现代生机，悉数铺展在秦巴腹地。

前河原名“钱河”，河床巨石上至今嵌着方孔圆钱的天然印记，仿佛是岁月埋下的隐喻，等待远道而来的家族破解命运密码。明洪武年间，“三槐堂”始迁陕南，王氏一族于马头墙的起伏间书写六百载家族史。走近古院，时光忽然倒悬，天井中，斜射而入的日光，正停留在雕刻精致的窗棂上，石鼓上，青苔斑驳间藏着更为深远的年轮，风吹过处，花瓣簌簌落于青石板，恍然惊觉，脚下石板上还残留着王氏家族的脚步余温。

转出王家院子，但见翠竹成林，千竿修竹掩映着石径苔阶。春深时新竹抽节，节节如碧玉簪插入云霄；秋老时竹叶萧萧，却带三分苍翠倔强。清泉自岩缝汇入竹溪，叮咚作响间，竹影与屋角的“嘲风兽”投影在池中嬉戏，恍若时光在这里放慢脚步。

从王家院子步行五百余步就到了喻家古院。清康熙年间，湖南长沙府安庆府的喻氏先祖溯汉江而上，跋涉千里的脚印最终停驻在这片河湾。他们夯土为墙，青瓦为顶，于河畔筑起喻家老屋，将南迁的漂泊凝成永恒的守望。门前的喻氏雕花门楼，虽褪去昔日铅华，却仍可辨出龙凤纹样里的傲骨，檐角蛛网随微风轻颤，恍若喻家侍郎的衣锦荣光仍在飘荡。飞檐上的鳌鱼脊兽蛰伏在苍

苔之间，却依然昂着头守护最后一抹荣耀。那些被风雨揉皱的万字格窗棂，虽已斑驳破碎，湘派木雕的灵动与秦巴民居的质朴，却在断裂的雕纹间完成了跨越地域的对话。喻、王两姓氏的移民史诗，就这样被檐角滴落的水珠串成项链，悬挂在秦巴山水间供岁月品味。

村中的一棵棵古树如一座座自然时钟，将光阴切割成春与秋的对仗美学。惊蛰后新叶舒展时，树下总聚着晒太阳的老人，他们布满裂痕的手掌抚过树干，褶皱里浸透前人拓荒的往事。饮水思源的开掘人，修补田埂的守护者，还有族人口传百年的家训。待到重阳霜染千山，金黄的树叶铺满青石磨盘，人们才骤然惊觉这些风中低语的枯叶，原来早已将移民史诗、忠孝礼义的密码，悄悄编织进了树的年轮。

乙亥深秋，当镌刻“中国传统村落”的牌匾悬于村口，一场静默的变革在古村悄然发生。诚鑫产业园600亩连翘花海如金色波浪，套种的白芍、白及在林下舒展嫩芽，200亩碧根果树苗挺立山腰，枝头挂满“致富果”。当无人机掠过层层叠叠的油菜花田，金黄与黛瓦白墙交织的画面，恍若魔幻现实主义水彩，让文化根脉，在新农业与文旅的沃土里抽枝展叶。

当暮色渐浓时，前河水面浮起粼粼波光，沿岸的灯火次第亮起，像是撒落在墨色绢帛上的星光。檐角风铃在那些依山而筑的院落晚风中轻叩，仿佛叩击着时光的窗棂。蜿蜒的山路依然温润，它丈量过湖湘子弟的拓荒足迹，也承载着新时代建设者的忙碌身影。在这里，历史不是被封存于博物馆的标本，而是流淌在油灯烛火中的民谣，这个关于守望、新生与永续发展的秦巴秘语，此刻方入画中，此刻方入心。



群鸡觅食 彭佳芝 摄